





吾淮丁儉卿先生為清咸同間樸學大
師藏書甚富大都皆手自校雖言身法
乃漸散佚得者恒珍寶之此先生手
校說苑新叙友人自淮安携來以余
愛之遂蒙見贈泐所記于申虜之
聖廣樓
癸未仲春

說苑新叙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于政所撰
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譏
乎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是二
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至論新序則以為
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
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火類
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
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



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
定也金之在鎔其爲鍾鏞爲鼎彝尊壺皆是也及其
既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爲鼎彝尊壺鼎彝尊壺
之不可使爲鍾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
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爲天下裂
子思談道最爲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
言者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適至是則止

耳苟鳶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
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膠膠
然亂于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爲功者惟
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
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
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
猶泥於讖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候至魏晉斷滅於
虛無盡矣卽輩之所推獨稱揚雄然雄之所陳有曰
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苟折衷以

聖人之論其亦真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一日其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犯分占晦叔曰同姓之卿歟衆以爲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讒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於存君興國君子以爲忠夫以子政爲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鳳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失其肯意卽斥逐誅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至亡國弑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及兄弟所不忍容子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是亦豈枉己者之爲使肯枉己則子政以彼其才稍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彼廼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者鞏獨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語行事皆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之旨率不爲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論撰又雜以名法縱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

論撰又雜以名法縱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

說苑 八月 三
成學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放失舊聞惟子政之書
時爲雅馴今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卽繼
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
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窺其旨要哉余因刻說苑
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自於天
下廼爲之辯著如此云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
俊撰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
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
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
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
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
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
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

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
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
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
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
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
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
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
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
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
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
古之學者爲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
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
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
也然向敷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
謂有志者也編校書藉臣曾鞏上

說苑

目錄

五

說苑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說苑

目錄

言
入目錄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政理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辯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說苑卷一

君道

漢 沛郡劉向著 新城楊以滢校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入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

倬神曉治道

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唐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博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出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

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說。詩

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御覽皇王知作先年而後教

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恕索為語賈子
新書修政語上
亦引及之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

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

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

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御覽卷五十一作今君為君。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

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

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

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

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吝矣。二國者未

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閑田而反。孔子曰：「大

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

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

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

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

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

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

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

為十五倍至訪行
亦此

三見晉世家但史
記天子手戲言為
史佚修也異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毆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

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

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莞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旣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六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

民務也之事

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

事見通鑑卷之
詳見小異

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且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

圖義作諫指而事之

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疆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本賈誼亦十先
醒篇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

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
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
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
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
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
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
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
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

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
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
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
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
公得筦仲。黜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
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黜朋東面而立。桓公
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
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

言
卷一
十一
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
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
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
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
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
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
榛藜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

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
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
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
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
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
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
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且而拱史請卜

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已，桑穀之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

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遣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

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曰：將瘡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

於繹以上四條事見考林左氏傳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愛語五才修改
注上因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

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此見高里曰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

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樂微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樂

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樂激爲之吾嘗好良

馬善御矣而樂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樂激未

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

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

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

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

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

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轟於君拂也君胡不問

於轟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轟哉

遂較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

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

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

臣等歸還篇

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遊於萋。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滂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肯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詔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
 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
 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
 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
 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眾而受若魚，是反
 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
 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
 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
 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
 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
 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
 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
 此之謂也。

春秋序禮命序神御子夏傳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
 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
 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
 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
 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考林每子卷三
代改制川君子
曰或子其似日月
矣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
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姬為妃以武王周公
為子以泰顛闕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
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
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
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
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
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
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
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
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
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
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
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
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

補訂印信七里
同以作有主座

韓非子外儲說左
下文小異

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一終

說苑卷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

說苑

卷二

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日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日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日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日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耳。且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日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

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侯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當在於道也。九卿

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

術見或言知你補皮防種樹木美五穀

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當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

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于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堯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堯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堯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

史記卷之四十四
史記卷之四十四

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踈不謀親。臣者踈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

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王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

史記

卷之四十四

也。翟黃迨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鳴夷子皮曰：侍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

御覽卷之六十四

鞞，約鎮簞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輦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

韓中子外傳說
左下界白

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

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殺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

初見取官初作臣牛食之

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

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

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

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騶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騶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

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騶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不餽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

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

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鳴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與疆矯君，君雖不安，不

用
韓非子前卷有田成
子事古田防聲同通

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元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已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敝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

呂覽述學篇四

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不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

高子美內篇師
訪外傳七同

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矣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遜。藐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頗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

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二終

說苑卷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

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

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趨走進退。容貌不悖乎

日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榮華槁矣。

與
佛
訪
外
侍
文
小

于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一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刺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咎。康叔

為士大傳是說
有此文

詩如

卷三

三

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
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
見周公三見而三筮。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
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
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
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
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
周公。人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

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杞徐鳴舉部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

拂詩并付八里
因但不教芸瓜事

地有頃蘇。斃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

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

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

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

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

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

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

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

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

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

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

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

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

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

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

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

行。濟濟翼翼。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

人之幼穉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

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

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

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

賄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僻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御覽地部作豫章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

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鏡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澗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

易行一性止滯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正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懋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禘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

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

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

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

光。炳。燭。天。神。

夜。行。燭。天。

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炳。燭。之。明。謂。學。人。事。切。仍。作。物。可。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

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

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

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

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

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

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

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

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

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

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說苑博志篇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
之間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
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
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
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
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
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
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

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
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
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
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
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壻墮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壤必先矣。樹本淺根。
培不深。未必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
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
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觸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

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益，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若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

此今文爲書

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啓季，其廟傳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

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死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忝。分未定，則一兔忝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

尹文子慎子三有此文

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忝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

遂立太子也。

注亦多處不同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子曰：無恤不木，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添其首以為酒器。

說苑卷三終

